

古代书法家的故事

扬扶直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如此痴儿谁得似

——东汉草圣张芝练字如痴的故事…………… 1

盗墓谁知假和真

——三国时期魏书法家钟繇借《笔势》的故事……………18

忽见奇峰书苑立

——东晋书圣王羲之的故事……………39

铁门槛与退笔冢

——陈、隋时期著名书法家智永和尚的故事……………65

要使神品益超神

——唐代张旭创新狂草的一些传说……………80

人书同作奇峰立

——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故事……………94

万片芭蕉不足书

——唐代狂草大家怀素和尚的故事…………… 116

日书万字益精纯

——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的故事…………… 135

精益求精老不休

——明代大书画家文征明的故事…………… 152

如此痴儿谁得似

——东汉草圣张芝练字如痴的故事

一个小僮沿着深灰色的圈子浇过水，刚刚离开，绿荫深处便传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片刻之间，一个少女用手掩着嘴巴，跑了出来，跑到土墩后面的一棵银杏树下躲了起来，紧接着四五个十来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追了出来。其中一个，忽然看见前面一座坟，“啊”地惊叫了一声，转身就跑。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位妙龄少女，顺手拉住了这姑娘。

“别怕，娥妹！”

那小姑娘“哇”地一声，伤心地哭着，挣扎着还想逃。引得已跑到前面的几位姑娘，都回过身来围到这小姑娘身旁。

“坟，坟，我怕，我怕，呜……”

那躲在树背后的少女，这时也已悄悄地溜到娥妹身后，“噫——”地叫了一声，吓得那小姑娘连忙把头钻到喊她娥妹的那妙龄少女的怀里，更加伤心地号啕起来。

“三妹，不能吓唬娥妹！”少女说着又俯身抚着娥妹的后背说，“娥妹，这里面埋着的不是死人，是我爸爸写坏的笔头。”

“什么？笔头？就埋在这儿？”阿娥抬起头来，疑惑地瞅着这位堂姐。

三妹笑着说：“看你，就是一堆写坏的笔头，把你吓得

象真的碰到鬼似的！”

“你坏，你坏，我不和你要好。”阿娥一面揩着眼泪，一边推着三妹说。

“呵，还说我坏哩！你一来就吵着要看看大伯的笔冢，我这个做姐姐的把你带到这儿，你反而说我坏了！”三妹假装生气地埋怨了几句，然后伸出手来，拉着阿娥说，“来，来，来，我们都陪着你，仔细看一看，好吗？”

于是这群女孩子，便都朝笔冢走过去。但一到黑圈的地方，大姐和三妹便忙着拉住阿娥的手说：“千万不能再往前走了。你大伯不许别人走进这个圈子。”阿娥“哦”了一声，笑着说：“怪不得要在这里画圈圈了。好在我也听爸爸说起过。”大家站在圈外看了好一会，阿娥才问：“大姐，三姐，听说还有墨池哩，在哪儿啊？怎么没看见？”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大姐说着，就拉着阿娥的手，沿着一条小径，朝外面走去。路上，阿娥问道：

“这么大的一座笔冢，里面要埋多少笔头啊？”

“谁数过，只知爸爸用的笔头特别容易损坏。一写坏，就朝筐里一扔，积满一筐，便换一只空筐，几只筐都积满了，便又把它埋到这里边。”三姐回答说。

大姐接口道：“我也只看到埋过一次。听妈妈说，已埋过两次了。”

“怪不得人人都说大老爷的字写得好，连笔头都写坏了许多。”这群少女中，有几个衣着看是婢女样子的，其中一个阿娥带来的名叫小香，也感叹地插嘴说。

“你们那边，都说大老爷些什么呢？”大姐温存地问小香。

“没有人不说大老爷的字写得……写得什么来着？”小香回头瞧着阿娥。阿娥提了一句：“出神入化。”“是呵，说大老爷的字写得出神入化，当代无双，连我们这些不出门的女孩子都听熟了……”

“他们说过好在什么地方吗？”

小香说：“请我家小姐说吧。我这嘴笨，有些话我也说不上。”

阿娥说：“过去我听爸爸说，人人夸赞大伯的字别开生面，能传之千秋万世。我来这里前，爸爸又高兴地说：你大伯写的草书，不单单受到当代一般书法家的一致赞赏，最近连名扬三辅的罗赵两位大书法家也都想跟你大伯学字了。我没有你大伯学得勤苦，所以远不如你大伯。有机会，你亲自去看看你大伯的‘笔冢’和‘墨池’，便知道他成功的道理了。”阿娥说得大家都高兴起来。

姑娘们说着笑着来到了墨池旁。这是一口小小的池塘，在花园的中心，圆形的，但水却呈铁灰色，张芝在家学字时，常来这里洗砚台和毛笔，原来清冽见底的池水，慢慢被染成黑色，于是家里人把它叫做“墨池”。张芝名扬天下后，这“墨池”也就与“笔冢”一样，四海驰名人了。

阿娥这是第一次到大伯家来做客，对大伯张芝的轶事，她很小的时候从父亲张昶在家的闲谈中就已听得烂熟了，但是一到伯母身边，她还是磨着伯母一定要详详细细地给她说说。

大伯母是个贤惠的妇女，因为身体不怎么好，老家的产业得有个能干的人照管，她也非常希望摆脱常有的而又繁琐的

应酬、往来，就带着两个女儿，留在酒泉老家。这酒泉属现在的甘肃省，在敦煌附近，是当时的一处好地方，而张家又有园林之胜，住在这里面，倒也不觉得寂寞。这位侄女儿很讨她的欢心，灯下一定要她说说大伯的轶事，便笑着答应了。这许多年来，她对自己的两个女儿也没有说过丈夫的事，这次也得让她们听一听。

“阿娥啊，你可别过分推崇你大伯啊！说起写字的本领，你爸爸一点也不比你大伯逊色，只因你大伯是老大，才沾了几分光哩。”

阿娥说：“不对，伯母，我爸爸无论同客人说也好，在家里说也好，都说自己的字和学问比不上大伯！”

“其实，你大伯的天分，并不比你爸爸高，两个人从小又是一起学的字。你爸爸的字常常得到公公的称赞，你大伯倒是常常挨骂的。现在我就陆陆续续讲给你们姐妹仨听听吧。”

于是，张芝夫人便对大女儿阿云、三女儿阿英和侄女儿阿娥讲了以下的故事：

你大伯小时候并不聪明，还有不少人说他是痴呆人哩。说到他的痴呆，当时我还闹过笑话呢。——好，好，别磨人了，我就先说说这笑话吧。

当年公公托人来我家——就是你外公家请求结成秦晋之好，就是结成姻亲，说得明白一点，便是要我嫁给你大伯。阿云的外公当时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可是这以后，一直传来了你大伯是痴子的消息。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也传到我的耳朵里了。我象被雷击了似的，开始时，我完全麻木了，后来就每日用眼泪洗脸，我只恨自己不是个男子，命又这么苦，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门婚事是结定了。婚是不能悔的。可

是想到要和痴子过一辈子，我宁可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

别急，痴丫头。如果我真的一根绳子悬了梁，今天还能和你们坐在一起讲往事吗？

当时我连死的机会都找不到。家里人看得紧。不过人是瘦了几圈子，只剩下了一副骨架子。我一天到晚是流不完的眼泪，叹不完的气。你外婆陪着我落眼泪，还怪外公误了我的终身，外公也是叹不完的气。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阿云的爸爸，我的命恐怕也难保了。

正在我全家都悲悲切切、愁愁郁郁时，一个机会来了。那是你们的太爷爷六十大寿时，向至亲好友发了请帖。你们的外公一想：好，这下子可以仔细地看看这位未来的女婿，还可以考考他的学问。因为外公估计：你大伯是嫡长孙，一定会在寿堂上和寿宴上尽他的礼的。果然见到了，据他老人家后来告诉我的：他刚一见到伯英时，大大吃了一惊，眼前这个仪表堂堂，举止潇洒，语言流利，声音洪亮的青年，难道果真是自己的女婿？这人哪有丝毫痴呆的影子！你们外公刚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将这好消息带回家医我的心病时，立刻一阵阴影又笼上了他的心头。原来当大家坐定，谈了几句话后，你大伯立时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堂前香案上袅袅的香烟，发起痴劲来。一切喧哗声，室内的交谈声，他似乎一点都听不到了，只是痴痴地笑着，不断地用右手的食指在衣襟上比划着，直到你们爷爷忍不住了，大声呵斥他时，才使他如梦中惊醒，外公他老人家又替我难受起来……。

但宴散后，他老人家却又比谁都高兴了。一到家里，立刻把全家人都召到他身边，连声地夸赞着这女婿，说他如何聪明，做学问又如何专心。好话说了一大堆。可我呢，还以

为他老人家有意来宽慰我，所以我当时表面上装着笑，心里却吞着苦瓜拌辣椒。当他老人家把你大伯笔录下来的、在寿筵上客人们为你们太爷爷写的上寿诗和你大伯当众写的寿序拿出来给我看时，我虽宽了一点心，但当时我实在转不过脑子来，眼前的字、诗文和传说中的人——这个痴呆人的距离实在太大了。

后来？后来你们不也都看到了吗？这几个傻孩子！——不过，伯英有时确实也很痴。我说的是你大伯做起学问来时，确实痴得出奇。可平时呢？他一点也不痴。所以啊，不瞒你们说，我倒很喜欢他的这股痴劲。

是啊，早知他是这样的一种“痴呆”，我也不生那么一场大病了。不过人们传说着你大伯痴，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我就挑几件出名的痴事，说给你们听听吧。

你们都知道在你大伯的这种草书流行以前，朝廷里以及缙绅人家重视的是章草；可是，自从你大伯新创的草书受到蔡中郎推崇之后，章草便渐渐退下来了，而被称作“今草”的草书，便风行全国了。

人们都认为你大伯的草书写得好，其实他的隶书、行书都写得极好。最近他又学到了中郎将军的飞白书。了解他的人，又都称他是书法上的奇才。可是他幼年学书，却曾经使你们的爷爷气得好几年不想看见这个痴儿。

你大伯幼年时，朝野都崇尚方正的书体，爷爷特地选择了这种字，教你父亲和大伯临习，你大伯临习了一个时期，没有一点儿长进，你爷爷特地请了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来教他这种书体，可是你大伯手里拿着笔，痴痴地听着老师教一笔，才写一笔；不叫他写，他就停下笔来想心思。后来，这

位老师气得骂了他，便不愿再教了。你大伯的痴名，也就传开了。

说你大伯痴，也着实有点痴。自从我嫁到张家后，也亲眼看到他仍然孩子时候一样的痴痴呆呆。

你们的爷爷不在家时，有客人来访，就由你大伯接待客人。有一次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长辈来看望，当然由你大伯接待。这一次，开头还好，想不到末了，惹得这位老长辈恼怒地拂袖而去。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冷淡老人？他说，当时他看见老辈的一根衣带在风前飘拂，他便盯着这条飘动的衣带出了神。长辈的问话，他一句都没听进去。这样，不到半个时辰，就把老长辈气走了。爷爷知道后，气得半个月都没有睡好，写信来把你大伯骂了个大半年不敢给你们爷爷写信。

其实，你大伯还有比这更痴的事哩。我们花烛后的第四天，家里的亲戚还没有散光，论理，人家来祝贺他，他应规规矩矩陪着男宾才是。可是吃过早饭后，有些客人要回去了，就是找不到他。家里人找了半天，原来他竟已独自蹲在花园里看着一条蚯蚓在爬动哩。他身边的地上，已被他的手指划出了许多道道，手上、脸上都沾满了泥土，右手的食指，也早已渗出了血丝，人们还以为他中了邪呢。谁知他一回到家里，也不问家里人为什么到处找他。一头扎到书房里，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起来，这次又惹得爷爷光了几天火，还有点儿责怪我没有照料好。亲戚们都认为张家长子果真是个痴子，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想尽办法劝慰你爷爷，有不少女眷，还特地来安慰我。不过我倒一点也不难过了，因为我知道你大伯在蚯蚓的蜿蜒中悟到了新的笔意。

如果我不和他生活在一起，而且已经了解他，有时也会认为他果真是个疯子。有时我和他谈得兴浓，他会忽然摇着手，制止我讲话，一个人跑到窗口，仰起头出起神来，竟连冷暖饥饱都忘得个干干净净。待他用毛笔摹拟着浮云流动的样子，他才告诉我：这太有意思了，终于又捕捉住了一种很美的点划形态。有几次一起在花园中走着、谈着，他常会忽地狂奔起来，或是突然停住脚步，连呼“妙哉，妙哉！”原来他看到了一丝游丝在头顶上袅娜飘浮。有时，他又会拾来许多枯枝，回到书房，关起门来，谁也别想叫开他的门。这些枯枝和游丝、浮云一样，又成了他笔下的线条。

尽管我已很了解他，但是有一次，还真把我吓得心跳了好几天。这还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重阳节。重阳节要登高避灾疫，这一点你们都知道。这是淮南王留下的习俗。我们当然也不能免俗。这时，你们的爷爷和奶奶都出远门去了，你的爸爸也有了功名，都不在家。那一天清晨，就你大伯和我，带着一家老少，到附近的山上去避灾祸。这次是我出的主意，要到深远一点的山坳中去，带便观赏观赏深山的景色。谁知一个疏忽，你大伯竟不知到哪儿去了。这地方很冷僻，一般人都都不去，那天连个樵夫都找不到。一家人在惊慌中分头寻找，找了大半天，喊了几千几百声，就是见不到他的踪影。一种不祥的预兆，使我的眼睛都发黑了，莫非他跌入了深谷，莫非被狼豹拖走！……当我们都已觉得绝望而痛哭流涕时，你大伯这个痴人，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还一迭连声地要两个家丁赶快去把那根老藤砍下来。这根老藤就在我们对面的悬崖上。原来一进山，他便发现了这根老藤，停住脚步观赏了好久，觉得还不过瘾，连忙攀援着峭岩，爬到谷

底，面对着那根曲曲扭扭爬满山壁的老藤，模拟着笔划的形态，写啊，写啊，写了半天。上面的呼声，他根本不在意。藤当然没有砍成，可他书房的四壁，却挂满了如老藤四面攀伸着样子的字幅。他一直忙着写了好几天，我的心也就一直跳了好几天。如果出了事，——对呀，如果出了事，我们今天也坐不到一起了。我还怕你们爷爷怪罪我哩！

你们说，这样的人究竟痴不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倒很喜欢他的痴劲。如果他对事物的观察不这样专注的话，他到今天也成不了这样出色的大书法家。

听完了伯母讲的故事，阿娥似乎深有体会地说：“怪不得爸爸常讲：我的字是永远赶不上你大伯了。你大伯见的东西多，领悟深。”

“可是我爸爸却背了大半生的痴名啊！”三姐满意地感叹着说了一句，大家都笑了。

一天晚饭后，大家难得坐在一起闲谈，张芝的父亲从管家的细账中，发现酒泉老家来洛阳购买纸张的开支越来越大，因为当时的纸价，贵得象丝织品一样。便问夫人说：

“这些纸都是谁叫买的？”“芝儿呗！”“芝儿？这痴子用得这么多的纸？”“是你认死了他是痴子，其实他一点儿也不痴呵！”

“我说，夫人啊！如果这孽种做学问，写字用得这么多纸，倒是我张某的福气了。然而这孽种……”

“我也常常盘问家里来的人，都说芝儿十分用心。用心得有时纸张接不上了，他便在白绢上写。”

“绢也写了字？唉，夫人啊，你说他这算是用的哪门子

的功？这还不是痴子的行为！”

“昶儿倒已出仕了，只是芝儿到现在还是布衣。我说，你也太不关心了，还要一天到晚痴啊、呆的。”

“啊哟，夫人！这孽种从小就这么痴呆，写字写不好，学问又……。唉！这痴子，谁还愿意担风险推荐他呢！想我在外奔波了大半辈子，自己这一生也差不多了，还不是指望自己的孩子能有点出息！”

“一直让芝儿在家里躲着，总也不是个办法。能不能把他带到身边来？”

“你的意思……”

“一则，可以亲自看看芝儿究竟痴不痴；再则，你也可以亲自盘查盘查他的学识，他的才干；三则，在这儿你的友好多，芝儿果真不痴，也让他出去见见世面，找个出身也不难。家里人来，说法也不一样，我也不放心啊！”

于是，张芝从家乡来到洛阳他父母身边。

当他父亲一见到这个以痴闻名的长子时，心中便有千般烦恼。张芝的应对、动作似乎连以前也不如了，显得生硬，不自然，一切都那样的呆板、机械。应对时，也象幼时那样，问一句答一句，不象他弟弟张昶那样灵活。问到家里的事，几乎是一问三不知。父亲一不高兴，也不想多问，便命他到内室去拜见母亲。连张芝近年学习得怎样，也已无心盘查。一到夜间，两老谈起芝儿的事时，两人的意见又不一致了。母亲认为儿子不痴，父亲坚持认为儿子即使不呆，肯定有八分痴，是个毫无出息的废物。他夫人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说：

“我看啊，这是因为你从小把他吓的，所以一看到你就格外紧张。一离开你啊，就象鱼儿回到了水里。”

“唉，你们妇道人家，就是见识不到。芝儿的这种样子。正是我担心的。就算他不痴，一见到自己的父亲便这样紧张，日后朝见天子，会见同僚又会怎么样？也紧张得这样！这孩子实在太没出息了！——痴儿总离不开一个痴字啊！算我张某不积德。”

“既已来到身边，你就留意留意吧！”

张芝被安排在一个较僻静的院子里。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寂寞，每天早晚到父母跟前请安问好，父母也从不留他谈话，正好合他的心意，他觉得可以用到学问上去的时间，比在家里还要多，一切应酬杂事都用不着他出面，他专心致志地读自己爱读的书，写自己的字。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父亲官虽大，可也不见得轻闲，有时连每月休沐的日子也顾不上家里的事。可是他父亲无时不在观察他。除了张芝从家里带出的一个贴心僮儿外，家里所有的仆人，也都张大着一双双眼睛在暗地里留意他。

张芝被父亲召到身边时，已经写得一手极其出色的好字，无论钟鼎、籀文和流行的隶书，他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只是不喜欢小篆和隶书中那种拘谨、方正的部分。他怕父亲不许他练那些自己欢喜而父亲不欢喜的字，每天只好偷偷地苦练。因为要应付父亲的盘检，有时也拣父亲指定的字写上几张。一次父亲悄悄地来到张芝的住所，由于他练字练得太专心了，所以父亲在他背后站着看他写了半个时辰的字，他竟一点没觉察。看着，看着，他父亲不禁睁大了双眼，后来连嘴巴也张得大大的。他父亲看到了什么呢？

只见张芝两腿如桩，稳立案前，上身微微前倾，手握笔端，饱蘸浓墨，龙腾虎跃似地在纸上不停地挥洒着，纸上顿

时出现了浓如点漆，淡如月影，笔笔牵丝联绵，末笔常见圆转直下，与下一字的首笔相连，行行似画非画，如字非字。这些点划似古藤攀壁、流水出谷、浮云过顶、衣带临风。说不是字吧，他父亲完全能看得懂，这痴儿现在正在写着出名的《两都赋》，但这种字却完全取消了章草的波挑收笔的形态，字字能独立，却又互相呼应，彼此联系，显得十分自然而又紧凑。如音乐之有节奏，图画之有阴阳，而通行通篇又象一队好友同游，如伴临河，人人照应，个个争艳，所以写得字字顾盼生姿，互相映衬。看这痴儿写来十分流畅，着实有力。——这确实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字啊。忽见他父亲笑容顿敛，原来他看到痴儿竟一笔把整整的一行字随便勾掉，使整张好字遭到了破坏。只见张芝在勾掉的字的旁边，改用了另一种写法，写得较缓，似乎一笔一笔都经反复推敲，通行重写出来的字，果然比原来的一行好多了。

“这哪是痴儿，这是可儿哟！”他父亲不觉跨前一步，双手按着张芝的双肩，本想说句什么，此时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张芝正在写得带劲，想得专一，忽然双肩被按，吃了一惊，还没回头，便知这是父亲，但因没有看到父亲那含泪的笑容，所以顿如雷击，连忙“扑通”跪了下去，连喊：“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忽地又想到铺在地上的字，又连忙爬过去想收起来。只听他父亲喊了一声：“住手！”张芝脸色煞白地低垂着头，浑身不住地发抖。

“起来，坐下谈吧！”父亲的语气似乎分外温柔亲切，张芝这才抬头瞟了父亲一眼，父亲正在笑着呢。于是他站了起来。

父亲指指几张纸上的字，问道：“你的这种字是跟谁学的？什么时候学的？”

张芝的心安静了点，此刻耽心而又自信地轻声答道：“儿子不孝，没有听从大人教诲。这些字是在家里这许多年练的，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这就是你多年来追逐游丝，仰望行云，观察蚯蚓的蜿蜒，仰望古藤盘曲的成果？”

“是的。儿子不孝。”

“那你为什么不认认真真学一学古今碑刻？”

“学是学了些。但不是学大人指定的。”

“为什么？”

“儿子不孝。儿子觉得大人指定的，过于拘谨，儿子学来事倍功半，而大人不许学的一些碑刻，儿子又很喜欢，学来极易得益……”

“那你也学过一些碑刻了？”

张芝听出父亲的口气越来越温和，便大着胆子说：“凡是儿子喜欢的，都曾认真临习。”

“现在你能当面写几种吗？”

“请父亲指定内容，儿子当面就写。”

他父亲背了几首苏武和李陵的诗，叫张芝用两种不同的隶书把它写出来。不消片刻，张芝便用《五凤刻石》和《石门铭》两种不同的隶书写成了。简直和碑上的字，从形体到神态一个样子。

“你还能写些别的什么体？”

“请父亲再念几个句子，儿子再写。”

于是父亲念了几句《离骚》，张芝每一句用一种不同的

书体来写，或钟鼎，或简文，或诏版、或石鼓……。父亲看了，忽然又皱起眉头，喃喃道：“可惜呵，可惜！”

张芝顿时觉得冷水浇身，一阵寒颤。

过了好一会，父亲才问道：“你知道，进入仕途，用的可不是这些书体？”

“儿子知道，朝廷看重章草。”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见你用章草书写？”

“儿子这就写。”

于是张芝背了几句《长杨赋》，用章草一体，一挥即就。做父亲的看儿子写得那么纯熟，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这个儿子不仅不痴，而且是个水平很高的书法家，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把把儿子搂到怀里，用老泪纵横的面颊亲着张芝说：“如此痴儿谁得似呵——只是做父亲的太使你受委屈了……”

做父亲的就选取了张芝的一些字，一有机会，便在亲朋好友、同僚之间，用征求意见的方式，夸奖着这个儿子。后来，这些字传到了当时已享书法大家盛誉的蔡邕手里，蔡邕一看，立刻拍案叫好说：

“能结识此君，也不枉我一生了。”

很快，两个书法巨人相见了。这两位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大书法家，一见面便好象原来相识的，免去一切俗套，便纵谈起对书法艺术的见解以及心得与体会，三天三夜，兴犹未尽。蔡邕学写了张芝新创的草书，张芝学写了蔡邕新创的飞白。张芝正欲请蔡邕讲授前人的书法理论，不料蔡邕却横遭杀戮。张芝如丧考妣，丧魂失魄了好长时间。不过与蔡邕的这番交往，使张芝这个默默无闻的书法后辈，一下子书

名传遍了大河上下，长江南北。

当时，在书法方面也享有盛名的还有两人，一个叫罗叔景名暉的，一个叫赵元嗣名裘的，他们都是草书名家，听得蔡邕如此推重这位无名之辈，在京的罗叔景便特地登门来拜访。一见面，罗叔景就大谈起草书的道理来。张芝只是静静地听着，微微地笑着。罗叔景见张芝不说话，便忙煞住话头说道：“敢闻伯英兄宏论。”张芝忙说：“先生书名，震响三辅，书理谙熟，有幸聆教，岂容小子妄发议论！”罗叔景严肃地说：“在下今天专程拜访，即是欲闻高论，伯英兄当不吝赐教。”

“既然先生不耻下问，小子斗胆，弄斧班门了。若有冲撞、冒犯之处，敢求包涵。”张芝站了起来，向罗叔景行了个礼，说：“先生刚才所论，俱系章草，故以为波挑一笔，务宜全力运送，至于神气联贯，亦限一字。小子无才，深以为此乃隶书之草化，非独立之草书。若求独立之草，当通行贯以神与气，才见其妙。行与行之间，墨色虽断，而笔意联贯，即不连之形，亦当有不断之血脉。如此，则草书绝非了草写成的书体。未知先生以为如何？”

“不，不，伯英兄能不能复述一遍？”罗叔景听了复述，忙说，“伯英兄高论，实在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理。可是除开章草，还没有吾兄所谈的草书。刚才吾兄之论，在下尚有未悟处，请边书边议，以长见识如何？”张芝听出罗叔景语中有音，也想请他评评自己所创的草书，就痛痛快快地说：

“请到书斋，求先生指教吧！”

于是这两位新交在众人簇拥下来到伯英书斋。刚一进